

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令 500 万人受辐射 消除污染需 800 年 “死亡之城”仍在哭泣(上)

核心提示

作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民用核泄漏事故,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许多细节,都通过媒体留在了世界各国许多人的集体记忆中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人们仍然不能忘记心头这一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受污染地区的居民就连吃饭、喝水这平常事都要小心翼翼,甲状腺癌、白血病儿童以及新生儿生理残疾者数量也骤然增加。



回首当年:爆炸瞬间火柱高达 30 多米

2006年4月14日,俄罗斯外国记者协会组织各国记者探访了切尔诺贝利隔离区,如今的“死亡之城”仍在哭泣。

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,离核电站30公里以内的地区被辟为隔离区,很多人称这一区域为“死亡区”,20年了,这里仍被严格限制进入。隔离区外有一个检查站,持有自动武器的军人在这里值勤,欲进入隔离区的人必须具备合法手续和有效证件,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绝对禁止进入。

往前看去,路的两旁树木疯长得很高很茂盛。穿过白桦树、白杨树和松树构成的树林,可以看到一栋栋单门独户的楼房,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,墙上密布郁郁葱葱的爬山虎。一路下去,这个曾经被人类占据的地方,又变成了野生自然的天地。

朝隔离区里面进去,死气沉沉的感觉越发强烈。竖着大烟囱的核反应堆像停泊在旱地上的笨重汽船,毫无生机;市政大院游泳池上时钟的指针已经冻结了20年,这里的时间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凝固了……

到了夜晚,所有的房屋都黑漆漆的,夜风吹过无窗无门空洞洞的房屋,发出“呜呜”的哀号,街道上多年没有出现过人影。

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,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火光四起,烈焰冲天,火柱高达30多米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核反应堆发生爆炸,厂房屋顶被炸飞,墙壁坍塌,当场死亡2人。

8吨多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,释放出的辐射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。1700多吨石墨成了熊熊大火的燃料,火灾现场温度高达2000℃以上。救援直升机向4号反应堆投放了5000吨降温和吸收放射性元素的物质,并通过遥控机械为反应堆修筑了厚达几米的绝缘罩。

当天,一些较重的放射性物质就随风向西扩散到了波兰。10天内,放射性尘埃落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。爆炸最终导致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,今天的乌克兰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受到的核污染最严重。



▲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荒凉令人唏嘘。



▲切尔诺贝利灾难挥之不去。

隐瞒真相:苏联声誉受到空前打击

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,当时的苏联政府先后组织了约60万人进入隔离区进行清理抢救工作。

据当时的报道记载,在核电站废墟上,由于机械设备大量损坏,现场的许多清理工作是依靠人工完成。救援人员身穿防护服轮流进入现场,清理可能引发再次爆炸的危险品。

事故初期,苏联政府只是公布核电站发生了火灾,并没有说明发生了核泄漏事故。当地居民通过国外新闻媒体才得知发生了核泄漏事故。

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,苏联政府仍于5月1日在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举行了传统的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大游行,5月9日按计划举行了国际自行车比赛活动,5月还

派歌唱团到核电站进行慰问演出。苏联中央政治局也下发了秘密文件,禁止医生作出事故清理者患病原因与核辐射有联系的结论。

直到5月6日,《真理报》才刊登了第一份有关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。但是这份报道没有说出大火所产生的放射量以及伤亡人数。5月14日,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。

苏联政府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上不透明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、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严厉批评。东欧国家和邻国因苏联未及时通报灾情,使得原本紧张的关系加剧。世界对苏联核技术的信任大大降低,加之西方媒体大量夸大的报道,使苏联的声誉受到空前打击。

(据《半岛晨报》)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妍文 著

韩振淇感到眼前发黑,身子一阵晃动,眼看就要倒下,突然被一双手扶住,那人自我介绍说:“我叫刘怀,是陈晶的未婚夫,见到你很荣幸。”

韩振淇打了个寒战,机械地说:“祝你们白头到老!你要对晶晶好,要是哪天对不住晶晶,我杀了你!”他咬着牙,简直有点歇斯底里。

瓢泼大雨下了起来,一时间天昏地暗。韩振淇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了厂区大门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淇河岸边。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,一步一挪。一个趔趄,他摔倒了,又爬起来,深一脚浅一脚向前挪动着。闪电、雷声一个接着一个,仿佛要把整个世界炸毁似的。大雨中,韩振淇一头栽进河里。

淇河此时水浪滔天,“银涛卷雪,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,浪动则星河如覆。”一个年轻人的生命眼看就被吞没了。

此时,一个大汉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河,顾不得辨认河里的人是谁,憋着气把人举过头顶,双脚划动,游到岸边——他是舜牛。

有人说过,恶人心中也有一片绿

洲。舜牛这两年赶上好政策,日子也好过了,破罐子破摔的日子一去不复返,三爷也高兴地说:“舜牛这两年也有个人样了。”

生在淇河边的人没有不会游泳的,舜牛更是高手,小时候他跟淇河西岸村里的孩子斗水性,看谁潜水时间长,别的孩子一会儿就将脑袋露出了水面,舜牛还沉在水底半天不露头,那孩子吓坏了,以为舜牛淹死了,赶紧喊来了正在岸边锄地的韩玉山,韩玉山正准备跳河,却看到舜牛在十几米开外的河面上露出了脑袋,气得往河里扔石子砸他,舜牛早游到了河对岸去了。

韩玉山怕把二哥的独根苗淹死在淇河里,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检查舜牛下水了没有,方法很简单,用指甲轻轻朝舜牛身上划几下,要是划过了有白印,那必定是下水了,舜牛少不了挨顿教训。后来,槐树庄的人见识多了,韩振淇还和舜牛开玩笑:“舜叔,你要晚生几年,进国家游泳队都没问题。”

每逢大雨下个不停,河里发大水的时候,人们就爱往河边跑。河中挣扎的牛羊鸡鸭,显示着生命的渺小和脆弱,也是水性好的人发财的机会。舜牛跑在人群的最前边,刚到河岸,一眼看见有人栽进河里,赶紧游了过去。大家也都赶来接应,一看是石头,都倒吸了一口气。

韩振淇逃过了鬼门关,带着极度的痛苦和无奈回到了学校。陈晶为什么要离他而去?难道真是月老没把自己与她拴在一起?从小一块儿长大,形影不离,陈晶的模样就仿佛用刀刻在了心头一样,脑海深处从来没有分开的概念,她现在突然离去,人非草木,怎不哀伤?

“俺爸嫌贫爱富,结交的朋友都是比他职位高的大干部,没有一个农民,他对咱村的人很反感。”想起陈晶以前说的话,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自己尽

管考上了大学,但专业注定了将来还是与农村打交道,“人往高处走,女人盼高门。”古往今来,多少个棺材与黄河因社会的不公,阴魂不散;多少有情人恩爱却不能成眷属,哭埋在坟头。

韩振淇把牙咬得“嘎嘣”响。

四十六

陈晶欲死不能,又无法面对现实,求得韩振淇的谅解。刘怀来找她,她不理不睬,说啥也不再上他的当。

那天大雨瓢泼,韩振淇站在厂子门口,任凭大雨扑面,也不离开一步,陈晶能不心疼?她身不由主地跑了过去。为使韩振淇放弃自己,彻底死心,她违心地靠在刘怀的怀抱。一步走错,步步错,陈晶心灰意冷,只好破罐子破摔,生当刘怀的人,死当刘怀的鬼。

刘怀多年的念想变成现实,占有感和满足感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。他应该感激郑向阳,是她让刘怀成了真正的男人,又是她的离去把陈晶推进了他的怀抱。他现在一门心思要成为陈晶的丈夫。

一晃几个月过去了,心力交瘁的陈晶没有勇气告诉父母,就在厂里开了证明信,与刘怀办了结婚登记手续。她想等到合适的时候、合适的场合再跟父母摊牌。

腊月十六是陈保省的生日,陈晶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、蜡烛和丰盛的酒菜。一家三口坐在桌前,刚要动手切蛋糕,门铃响了。陈保省很高兴,以为是宾馆的人来了,他正想让人看看,在家同样是欢天喜地过生日。

门开了,进来的是刘怀,陈晶很热情,陈保省很扫兴,皱起眉头说:“你来干啥?”看了一眼刘怀手里提的名烟名酒,也没站起来,做了个手势让刘怀坐下。

刘怀双手抱拳:“我是来鹤壁出差的,听宾馆的人说您今天过生日,赶紧过来了。”

陈保省不想听这些真真假假的话,掏出一根烟噙在嘴里,连让也没让他,说:“往年过生日都是办公室安排,王经理主持。今年,闺女能挣钱了,工作也不错,要尽孝心,在家安排,好啊!你看多丰盛,不比在宾馆差。来,进行!”

酒过三巡,陈保省看着闺女与刘怀的眼神不对,放下酒杯说:“刘老师,陈晶没少让你操心,十分感谢你对她的帮助。”

刘怀激动得手舞足蹈,说: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这都是应该的。”他一面说,一面看陈晶的脸色。

陈保省干咳了几声说:“刘老师,我可是等着你结婚时送礼呢,咋一直不吭了?”

刘怀说:“陈晶没给您说?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今天就是想跟您商量典礼的事。”

陈保省摇了摇头:“没有听说,没有听说。”

陈晶说:“爸,这一段宾馆改革,您心情不好,怕惹您生气,我跟刘怀登记过了,想跟您商量一下春节前典礼的事。”

陈保省这才大梦初醒,连问几句:“你说啥?谁跟谁登记过了?谁跟谁?”

刘怀说:“陈晶,这就做得不对了,你咋不跟咱爸咱妈说一声?你看,爸还不知道这事。”

陈保省“呼”地站起来,把酒杯摔得粉碎,气得话都说不好了:“你爹死了,你娘死了?恁大的事,你哑巴了!滚!”又掂起酒瓶摔过去,“滚!都给我滚!以后没你这个闺女!”

陈晶妈气得嘴唇直哆嗦,说:“你俩这样背着俺,眼里还有俺两口子没有?往后你再跨进这个门!你愿意跟谁过,就跟谁过!”

陈保省血压顿时升高了,两手捂着额头说:“你要气死我呀!”喘着粗气蹲在地上不动了。

陈晶赶紧去拿降压药,倒水,扶着

她爸往沙发上坐。她妈一把将她推到一边,手哆嗦着指着陈晶的鼻子说:“你俩给我出去!你个不知道香臭的东西,有花糕不要非要拿个窝窝头,我们还以为是石头对不起你,谁知道是你对不起人家,以后叫我们咋见石头的爹娘?”

陈保省接话道:“咱俩的脸以后往哪里放?淇河啊淇河,你咋不把这个不孝的东西淹死。”

刘怀拉了一把陈晶说:“别再惹咱爸妈生气了,走吧,咱走吧。”

“滚!别在我眼皮底下晃悠,快点儿滚!”陈保省一边骂着,一边骂着。

陈晶与刘怀离开了家门,按照原计划回到许都,在学校举行了婚礼,婚后欢欢喜喜把家还,陈晶回婆家认门去了。刘怀老家的人纷纷指着陈晶说:“这还是上一回那个不是?好像比那个漂亮。”陈晶觉得脸上直发烧。

陈保省住进了医院。一晃到了大年三十,陈保省对妻子说:“你去给司机打个电话,让他买几副对联,买些烧纸,我想回老家贴贴对联,上上坟,到坟上哭一场。”

司机来了,陈保省戴了个大墨镜,他不想让人认出他。司机把小车开到槐树庄陈家门口,陈保省从车上拿着对联下来,一看已经贴好了。他掏出钥匙打开大门,走进去,见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。他长叹一声,走了出去,把门又锁上,让司机把车开到坟地。(44)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